

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之交涉

鹽谷溫

Me
2206.5
4

~~~~ 涉交的學文本日和學文國中 ~~~~

## 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的交涉

鹽谷溫

凡文化猶如流水一般，常由高處往下流。日本和中國僅隔一衣帶水，對立於東海表。所以這兩國之間，不斷地、有文化的交流。故田中義成博士是個博覽達識的國史家。曾於視察中國之後在斯文會的講演中，說到日本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受中國的影響。六國史的編纂是効史記漢書，奈良朝女帝之多是以則天武后爲範本，將門的謀反不過是五代爭亂的惡影響，足利時代五山僧徒的干與政治，是因爲明太祖出身僧侶，以致僧徒在禁中發揮勢力，而加以倣效的，能樂則宛然就是中國戲。我很佩服他的卓見。不過不久之間，卽行逝去，不能領略其詳，是所最爲遺憾的。

我想把兩國的交通，分爲四期來觀察。第一期是奈良平安兩朝和唐的交通，暫把牠做爲文物輸入時代。第二期是鎌倉室町時代和宋元明的交通，這主要的是佛教的輸入時代。第三期是江戶時代和清的交通，雖不是直接的，却是間接的漢學的輸入時代。第四期是明治以後從清朝直到民國的交通，這是新學的輸出時代。以上到了第三期止，是由中國傳入文化的時代，到了第四期，却是反由日本輸出文化的時代了。因此在明治以前的日本文學如果沒有漢文的素養，到底是不能夠讀，也不能夠寫的。同樣地近來的中國文學則很受日本文學的影響。日本所以成爲東洋的盟主，不僅是借武力的光，實是日本文化優秀的緣故。皇威照耀之處，皇軍的連戰連捷，決不僅是由



於武力的強，完全不外乎爲我精神文化所壓倒。

換言之，中國人因爲棄掉了可寶貴的自國的精神文化，正在那裏自掘墓穴。實在可憐之至。

以下亘及（一）音讀和訓讀。（二）真名和假名。（三）漢詩和和歌。（四）唐人傳奇和物語草紙。（五）元明戲劇和能狂言。（六）明清小說和江戶文學諸點，來試述中國文學所及於日本文學的影響。

### （一）音讀和訓讀：

關於漢籍的傳來，相傳是始於應神天皇的十六年（日本書紀）百濟的博士王仁來朝，獻上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古事紀）。當時相傳爲皇太子菟道稚郎子主以王仁爲師而受業，唯想來必是自天皇始，大鸕鷀尊即仁德天皇，亦必聽王仁之講義。天皇崩御之後，皇太子讓大位於皇兄，又仁德天皇奠宮居於浪速而布仁政，勅宣『民富即朕富也』，這固由於兩人天稟之懿德，但也不能不相信論語的教訓與有力量。此兩人可謂爲『開眼讀活書』，實垂好模範於後生。不然，則徒習句讀而不能實踐，那就可謂『讀論語而不知論語』了。

但王仁是怎麼樣地教授，却是不明，想來是音讀而同時就一字一字來說明意味吧。王仁後來也能賦『浪速津』的和歌，大約自己也通日本語。這不能就說牠是訓讀，恐怕是恰如現時朝鮮的漢文講讀的方法吧。王仁的子孫稱爲史部，奉仕於朝廷，而當時在文筆之職的，多是朝鮮和中國的歸化人，以及他們的子孫，所以相信在很久之間，不定是什麼時候，自然而然地，訓讀法就成功起來了。決不能說是那一個人發明訓讀這類的話。在奈良平安兩朝之間，從和隋唐直接交通開始以來，在大學寮中有音博士，也有音讀，而同時也通行訓讀，研究日積，遂有諸家的『ヲロト』點圖的發明，又成爲『レ』『リ』『二』『上』『下』等『返リ點』、『送リ假名』，把文法相異，不過是單

語的羅列，又是個佶屈聱牙的漢文用流暢的日本語來縱橫自在，地加以讀破這件事，實在是瓦特發明蒸汽機關以上的偉業。這而不說是和魂漢才的活動是什麼呢？世間有蔑視訓讀而主張音讀的人，在專門從事中國學問的人，這樣固然好，可是在一般的日本人却是無用。我以為訓讀纔我們的先輩齟齬中國文化而採入的，是使國體醇化的偉業，是可誇於世界的日本人的精神文化。

(二) 真名和假名

古語拾遺的序文說：『蓋聞上古之世未有文字，』漢籍渡來以前，我國沒有文字，是很明白，世所謂神代文字這類東西，無疑地是後人的僞作。在這一點，王仁把千字文和論語一同獻上，意義非常地深。因為一則以培養日本道德的根柢，一則以開發日本文化的淵源。這就是說，把千字文的漢字，採用為國字。現在所問的，不在於千字文是什麼種類的東西。總之，因為漢字是重寶，所以不問有無，把牠採入做為國字。而又音訓並用，極運用之妙，例如忠孝兩字，即就原來的字音而採用的。固然忠君孝親，是惟神的大道，可是只有其實，而沒有其名。因此就把字音和文字同時採入了。決不是在文字以前沒有忠孝之道。又不能以其採用原來的字音，致使國語混亂，來加以非難。在當時，除此以外，沒有法子，而且這是最善的辦法。這樣一來，日本文化就進步，而國語也大大豐富起來。我相信這是八紘一字的大日本精神。如果這是不適當，則依照和魂漢才之理，恐怕早就廢棄了吧。然而不然，在今日所通行的這點上，是有牢乎不可拔的真理在裏面。

不過漢字字畫甚為複雜，而且要用文法相異的漢文來記日本語，是極不便的。因此遂至採用假名。所謂假名，就是假借字。例如萬葉假名，是原樣的漢字。可是這樣還是不便，因此遂採取字畫的扁旁，而作片假名，更進而由草

書融洽而創平假名。假名的發明，也實在是不屈不撓的日本精神的偉業。從此寫日本語，做日本文就頗自由了。但是這裏要注意的，是這並不是用假名以代國字。假名是假借字，而漢字是真名。在把真名和假名併用，自由自在地去記寫日本文的地方，有運用之妙。奈良平安兩朝是漢文的全盛時代，以六國史爲始，如本朝文粹，都是堂堂的漢文。假名却是女流文字。所以紀貫之的土佐日記說：『男のすなる日記といふものを女もしてみんとするなり』（所謂男人所寫之日記，女人亦思試寫而將其寫出），是因爲用假名寫出的緣故。所以像假名論者所主張的漢字全廢論，是要把依着文字而傳下的日本精神文化加以滅却，固然不能贊成。可是強要兒童記住無用的漢字，也毫無必要。漢字限制應着時代是必要的。在康熙字典中，雖載著四萬的字，可是現在中國的電碼（電報用字）中，沒有一萬以上的字。日常所用的字，總沒有那麼多。就是在我國，如果有小學兒童常用漢字的倍數約三千字左右，也足以敷用了。一說到漢字，總就要聯想到中國去，不過縱使牠是中國固有的東西，但既然採用爲國字，行了千有餘年了，現在更毫無有排斥的必要。漢字（即真名）和假名既然成爲國字，則對於漢字的限制是贊成的，而對於漢字的廢止則絕對反對。

### （三）唐詩和和歌

文選係梁昭明太子所編纂，是漢魏六朝詩文的總集，盛行於唐代。我國亦受其影響，在奈良平安兩朝，盛爲人所讀。而和歌則勃興於推古天皇。舒明天皇之世，不久即現出萬葉歌人輩出的黃金時代。中村博士說，長歌的反歌，是學楚辭的亂的。又人麿、億良、旅人、持家等，漢文的造詣最深，在其思想文字之上，受文選的影響歷歷可證。說詳於岡田劍西博士的日本漢文學史，林古溪氏的『萬葉集に現れたる支那思想』（國語と國文學第五十四號）。

白樂天氏出於中唐，其平坦流麗的詩，風靡當代。因此白氏文集從白樂天的生存中起，即傳於我國，和文選並行，呼爲選集。其流行的一斑，可由嵯峨天皇、高倉天皇，以至小野篁、清少納言的逸話中窺出。又在和漢朗詠集所引的唐人詩句中，元白齊名的元微之的詩，僅僅不過十一首，而白樂天的詩，竟到一百四十二首之多數。誠可謂盛矣。因爲這樣，所以對於古今集所給與的影響，大約很多。再者，講唐詩的人，有所謂初、中、晚，此說始自嚴滄浪，而大成於明的高季迪。試將其時代和皇朝比較：

| 初唐                       | 盛唐                       | 中唐                         | 晚唐                       |
|--------------------------|--------------------------|----------------------------|--------------------------|
| 高祖武德元年……推古天皇二十六年……皇紀一二七八 | 玄宗開元元年……元明天皇和銅六年……皇紀一三七三 | 代宗廣德元年……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七年……皇紀一四二三 | 文宗太和元年……淳和天皇長四年……皇紀一四八七  |
|                          |                          |                            | 哀宗天祐三年……醍醐天皇延喜六年……皇紀一五六六 |

大體上從初唐到盛唐，長篇古體的詩很盛行，李白、杜甫、王維等輩出，發揮天才，一到中唐晚唐，天工漸失，而人工日加，短篇的近體，即律詩和絕句盛行，杜牧、李商隱、溫庭筠等作清麗的詩。這種初盛和中晚的詩風之不同，對我萬葉集的長歌和古今集的短歌，我以爲是給與不少的影響。

(四) 唐人傳奇和物語草紙：

唐人的傳奇是文語體的小說。許多是四六駢體，弄着艷麗的文字。這全是文士的餘業，作者雖也列有元稹、白行簡、段成式等堂堂大家的名，唯大多數不過是落第秀才等的筆興。我把牠分爲別傳（史外的逸聞）、劍俠（多爲女子）、艷情（才子佳人的艷聞）、神怪（關於神仙道釋的東西），其中傑作很多，就中海山記、紅線傳、霍小玉傳、李娃傳、會真記、遊仙窟等是有名的。容齋筆記評說：

『唐人小說不可不熟讀，小小情事，悽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律詩可稱一代之奇。』

可說先得我心。固然和被認爲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空前絕後的律詩，不足以併稱，但不失爲一片一片的一種美文。又依着拙堂文話所述：

『物語草紙之作，在於漢文大行之後，則亦不能無所本焉。枕草紙。其詞多沿李義山雜纂。伊勢物語，如從唐本事詩、章臺傳來者。源氏物語，其體本南華寓言。其說閨情，蓋從漢武內傳、飛燕外傳，及唐人長恨歌傳、霍小玉傳諸篇來。』

唐人的傳奇，大約也是由遣唐使和留學生齎來的。其華麗綺縟的文體，特別爲女流文士所欣賞，因此遂看到物語草紙的勃興。源氏物語的出自長恨歌，固不用論。伊勢物語雖說是本自本事詩和章臺柳傳，但我想遊仙窟實是他的種本。遊仙窟稱爲張鷟字文成所撰，張的傳出於唐書，說他的詩流傳於日本，殊值得注意。其內容敘述張文成奉使於河源，誤入仙女的窟，受其款待的本末。盛爲詩的贈答，文章艷綺，頗爲難解。嵯峨天皇的時代，文章生英房說是感於木島明神而讀的，可以察出當時流行的樣子。把牠和業平的伊勢物語比較：（一）是自敘傳的體裁，（二）多歌，（三）內容很相似，在這幾點都很相像。該書夙亡於彼土，在我國有醍醐寺本、真福寺本等數種，其訓

點爲國語學史上的好史料，爲學界所珍重，實爲至幸。

(五) 元明戲曲和能狂言：

在我國，阿國的歌舞伎，說是始自岩戶神樂，同樣地，中國的歌舞的起源，也說是遠溯於上代的巫覡，近代劇則是濫觴於唐代的梨園，也無不可。因爲玄宗皇帝通音樂，設教坊於梨園，帝自授歌舞，稱之爲梨園子弟。而梨園之中，有以歌舞爲主的歌舞戲和以滑稽爲主的參軍戲。這就成爲宋的雜劇，金的院本，進而成爲元的北曲，明的南曲。一般稱前者爲雜劇，稱後者爲傳奇。南曲在明末成爲崑曲，今日中國舊劇（以唱曲爲主的）的二簧、梆子又從崑曲再演變出來的。暇耕錄說：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諺詞說，金有院本雜劇諸公調。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院本雜劇始釐而二之。院本則五人，一曰副淨，古謂之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鶻能擊禽鳥，末能打副淨，故云；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孤裝，又謂之五花鬃弄，或曰：宋徽宗見藝國人來朝，衣裝輻展巾裏，傅粉墨，舉動如此，使優効之以爲戲。』

在右文中所謂淨副，即參軍之謂。參軍和蒼鶻——即副淨和副末的滑稽調笑，是院本雜劇的主角。這恰如我國狂言的大名和冠者一樣。而元的北曲——即雜劇，有種種的嚴格的規則。毛西河詞話說：

『至元人造曲，則歌者舞者，合作一人。使勾欄舞者自司歌唱，而第設笙笛琵琶，以和其曲。每入場，以四節爲度，謂之雜劇，然其時司唱獨屬一人，仿連廂之法，不能遽變。』

依照此說，則元的雜劇是由連廂劇更進一步的，連廂劇猶如能的『仕舞』一樣，歌者和舞者是分開的，雜劇

則歌者和舞者合爲一人，登場的優人自己唱曲，自己搬演。而一本是四折（即幕），且唱者只限一人。但是一到了南曲，則這些限制就除去了，齣（幕）數也自三十以至五十，登場的優人，不問什麼脚色，都可以唱曲，因此比雜劇殆成十倍，又能夠互歌合唱，極其自由而富變化，不像雜劇一人獨唱那樣的單調。崑曲是從南曲脫出來的，牠的舞法，唱曲法，舞臺的構造法等，極和能樂相類似。故人田中博士看了中國戲，即馬上聯想到能狂言，並非無理。但是國學者間反對此說的人不少。如高野斑山博士即其首領。他們主張說，能狂言是我國固有的東西，不是受了元明戲曲的影響纔成功出來的。我不像徂徠那樣，以牠是全然學習中國，却贊成白石所說，是受了雜劇傳奇的影響的，俳優考說：

『又見江家次第，散更之中，見有一足高足輪鼓獨樂兒師侏儒等之舞，蓋自古所傳之舞曲也。見令及於續日本紀等書中之所謂雜樂者，或即此等舞曲乎？此舞曲一變而爲田樂，於是猿樂田樂相並而行於世，自鎌倉時代之末以至室町殿時代之始，所謂傳奇雜劇等，盛行於元朝。其時我朝之人既往彼國，而彼國之人亦來我國，彼此往來，於是行於彼國之雜劇，爲我國人所見所聞，而以田樂猿樂爲業之輩，即倣效彼國之傳奇，即將古所已有的可喜、可哀、可怒、可樂、可驚、可怕之事，作爲歌詞，用來歌舞。此爲古之雜樂、散更之遺風，又一變而倣效元朝之傳奇、雜劇之體也。異朝之所謂傳奇者，係將古有之奇事，添加興趣，作詞以歌舞者也。演其戲者有所謂末、淨、旦，即此處猿樂中所謂仕、手、脇、狂、言等，彼處上場之始必唱詩，而此處出至舞臺之始，亦歌所謂『次第』等等。彼所謂賓白者，則似此處之所謂詞，彼處所謂詞曲者，則似此處所謂サ、ク、セ。概言之，一部之猿樂，無異於彼處之雜劇。其中，彼國之俳優，皆將頭髮髭鬚等剷除者。此蓋因其便於裝爲男，裝爲女，

裝爲僧之故也。我國之田樂法師亦如此，故倣效彼國之雜劇者，其始於田樂歟。田樂之所歌者，均如猿樂之所歌者，乃將古有之事，述之於詞，亦如彼國之傳奇。」

足以明示元明戲曲和能狂言的關係的可徵的文獻，雖然找不到，可是鑑及室町時代和明的交通，而加以肯定，想來是沒有不可的。且足利義滿的使聘通明以來，勘合船的往來不絕，一次有二三百人渡航過去。一到京師，滯在既久，又有歡迎之宴，既作買賣，又在往復途中到各地考察之間，觀劇的機會自然必有。被選爲使者的五山的僧徒，有學問的不少。例如絕海應制賦『熊野峯前』的詩，如瑤以『衣冠唐制度，禮樂漢文章』對明的天子，桂庵傳朱子之學，桂悟會晤王陽明這一類的事，其勢實爲可觀。此外的學僧之中，傳雜劇傳奇等的人，不能說是沒有。又明使來到日本的時候，接待等等，當必極盡懇到。當會叫他們看能狂言一類的東西。德川時代歡迎琉球使節，像某使節那樣，傳去日本舞蹈，以改良琉球的舞蹈，是有過這種話的，所以或者有把能狂言的演法，傳到明去的事，也未可知。藝術家總是意外地很隨便地互相採長補短。因爲是博覽多識的白石，他所說的總不至於全然無根。空論不如實據，能樂二百番之中，像西王母，像邯鄲，取中國題材的，竟有數十種，熟語故事之出自漢文的也多，例如三井寺的月落烏啼的詩，較長天狗的張良，船辦慶的范蠡一類，不遑枚舉，又如『これは源賴光とは我事なり』這種話，不能視爲純粹的日本話，又如狂言常出現的『行かずばなるまい』，『似乎』的譯語。又如出自舞法的約束的，手中執鞭以表示騎馬，持楫以表示乘船，是彼此完全相同的。舞臺的構造，唱曲是在舞臺上唱的等等之類，彼此類似之點很多。詳細出自七理重惠氏的『元曲と謡曲』，甚望彼此兩國的學者加以研究。

(六) 明清小說和江戶文學：

小說的書目，既已在漢書藝文志中舉過，漢魏六朝的小說也不少。但都是塗聽塗說者所做的，所以隨起隨滅，不是傳於後世的東西。現在所傳的，却是後人的僞作。古代小說都是文語體，不過在唐代則除傳奇之外，還有用俗語寫的，這可以在近時發見的燉煌遺書中看出。可是一般都說小說是起於宋仁宗。這是因為當時天下太平，遊戲文學多出現出來。七修類稿說：

『小說起宋仁宗，蓋太平盛久，國家閒暇，同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

這種小說是俗語體的小說，叫作評詞小說。當時說是小說有四家，有小說（講談）、講史（軍談）、說評話（落語）、說經（說教）這類的分科，到了南宋，益為流行。這事見於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夢梁錄、武林舊事諸書。而作為稿本傳下來的，有宣和遺事、京本通俗小說、五代史平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等。就中京本通俗小說七種，近來雖好像有異說的樣子，但在宋的話本上，却是珍貴的材料。這實是後來明的短篇小說三言的源流。又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是西遊記的濫觴。世稱水滸傳、三國志、西遊記、金瓶梅為小說四大奇書，水滸傳的作者說是元的施耐庵或羅貫中，三國志的作者是羅貫中，兩人的事蹟都不明，又兩人的原本也沒有看見。可是我國內閣文庫的藏本，在『全相平話』之中，有元至治新刊的三國志，實足珍貴。這實是三國志演義的原本。西遊記說是吳承恩所撰，金瓶梅則為無名氏，兩書都是明的小說。四大奇書都頗浩瀚，足以雄視於世界的小說界，此外短篇小說則有墨憨齋馮夢龍所編的『喻世明言』、『警世淩言』、『醒世恒言』和即空觀主人凌初成的『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等書。合之為二百種的短篇小說之中，更將四十種拔萃出來，即是抱甕老人的『今古奇觀』。這事詳於該書的序文。

『至有宋孝王，以天下養太上，命侍從訪民間奇事，日進一回，謂之說話人。而通俗演義一種，乃始盛行。墨憨齋增補平妖，窮工極變，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滸三國之間。至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極摹人情世態之妙，備寫悲歡離合之致。即空觀主人壺矢代興，爰有拍案驚奇兩刻。頗費蒐獲，足供談塵。合之共二百種，卷帙浩繁，觀覽難周，而抱甕老人先得我心，選刻四十種，名為今古奇觀。』

看看這些小說是怎樣地影響到我國的江戶文學呢，實在是興味很深的問題。在江戶時代的小說中，特別受了中國小說的影響的，是淺井了了的伽婢子（寬文六年刊，皇紀二二二六年），這是明的瞿宗佑的剪燈新話（汲唐人傳奇的流的短篇小說集）的翻案。降而有近路行者（都賀庭鐘）的英草紙（寬延二年，皇紀二四〇八）繁繁校話（明和三年，皇紀二四二六）和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語（明和五年，皇紀二四二八）等。雨月物語據說是從伽婢子取材料，從英草紙學敘述，都能發揮手腕於中國小說的翻案，為京傳和馬琴開闢荆棘。如岡島冠山則通唐音，試為水滸傳的翻譯，另外有岡白駒，則從三言中拔萃出來，著小說精言四卷（寬保三年，皇紀二四〇三），小說奇言五卷（寶曆三年，皇紀二四一八）。這是在原文施以訓讀的。白駒的門人風月莊左衛門繼師的志，著小說粹言五卷（寶曆八年，皇紀二四一八），原來是十卷，只刊行五卷而止，實在可惜。這實是落後中國百年，纔介紹到日本來的。降而有東都六樹園（石川雅望）譯通俗醒世恆言四卷（寬政元年，皇紀二四四九）和淡齋主人的通俗古今奇觀五卷（文化十一年，皇紀二四七四），這是按原書寫下來的，近江贅世子的通俗赤繩奇緣（寶曆十一年，皇紀二四二一）則是賣油郎獨占花魁（醒世恒言）的抄譯，由是而至芝居芝叟的賣油郎（文化十三年，皇紀二四七六）十返舍一九的通俗賣油郎（文化七年）等，又是其翻案。

再則中國小說的翻案的有趣的例，在英草紙中也有。元來在全相平話本的三國志裏面，有司馬仲相夢遊陰司，判斷韓信、彭越、陳豨的冤獄的故事。（五代史平話也簡單地載出。）在這上頭添些枝葉，而有喻世明言中的『閻陰司司馬遷斷獄』的一篇。舉其目爲：

一宗 屈殺忠臣事

原告 韓信、彭越、英布

被告 劉邦、呂氏

一宗 恩將仇報事

原告 丁公

被告 劉邦

一宗 專權奪位事

原告 戚氏

被告 呂氏

一宗 乘危迫命事

原告 項羽

被告 王翳、楊喜、夏廣、呂馬童、呂勝、楊武

本來這樣，但英草紙則爲翻案變成左列的樣子：

一、幼を欺て令入れ告事

告人 南瞻部洲日本國養和之幼主言仁

被告 同邦同國平氏清盛妻二位尼

一、功を賞せず骨肉を傷ふ告事

告人 南瞻部洲日本國源姓範賴、義經

被告 同邦同國源將軍賴朝、其臣廣元

一、功を忌て家を令斷絶告事

告人 南瞻部洲日本國畠山氏重忠

被告 同邦同國北條時政、其女政子

現在我國小說界已將歐美小說的菁萃漁盡，在此有了碰壁之觀的時候，如把三言兩奇的短篇小說二百種的種，取來翻案，總可以在萎靡的我小說界中，開一新生面吧。自我作古，實是愉快的事。甚望豪傑之士，不必等待文王，即行奮起吧。

依照以上所述，德川時代以前的國文學，直接間接受中國文學的影響而發達起來，是可以明瞭地看取出來。到了明治以後，則形勢完全逆轉，中國文學反蒙日本文學的影響。詳細可由實藤惠秀氏的『日本文學の支那への影響』（我觀、昭和十年十月號）、辛島繞君的『日本文學著作支那翻譯目錄』（京城帝國大學創立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十一年十月）、和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發刊的『館刊』第二號（十二年十二月）的『漢譯日

本藝文類書目』等知道。又民國七年教育部所公布的注音字母是學我國假名的，胡適等所提倡的文學革命，白話詩文一類，所負於我國言文一致體也不少。把這踪跡加以研究，是極繞興味的問題，兩國文學的交流，我相信這纔是提携親信的原動力。（昭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六回東方文化講演手記，原文載「國語と國文學」）

洪炎秋譯

